

论《雷雨》中人物形象的塑造艺术

赵婷 长春人文学院

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显示出与传统戏剧迥异的面相,现代表现主义技法的融入使戏剧中的人物由符号化的存在转变为拥有心理纵深的鲜活个体,以创造性的继承方式实现了戏剧文体的再造与更生。曹禺的《雷雨》是中国现代戏剧走向成熟的标志,其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方法尤其引人瞩目,以叙事形式的变革实现了巨大的艺术成功。

现代主义浪潮引发的变革使中国现代文学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在戏剧领域的现代转化进程中,曹禺无疑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家,他以对传统戏剧形式的赓续和对现代戏剧技巧的融合促进了中国现代戏剧的成熟。《雷雨》是曹禺最具代表性的戏剧作品,他采用多种戏剧手法塑造了性格鲜明、各具风姿的人物形象,深刻地再现了处于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五四时期所具有的充满矛盾与新生的社会特征。

● 寓意深刻的意象表征

作为表意之象的意象以具体的象征物承载着创作者的情思,以有形之物连接无形之意,以具体之象表征虚幻之境,兼具中国古典文学的美学传统与西方象征主义艺术的风格。曹禺在《雷雨》中运用了丰富的象征意象,营造戏剧的冲突氛围、推动叙事节奏的发展,展现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和多义,使意象成为形塑与表征人物的重要叙事手段。

“雷雨”的意象在曹禺的戏剧创作中可谓具有原型式的意义,整部戏剧的矛盾冲突被封闭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中,因结构的闭锁性而变得格外激烈。而戏剧中的核心意象“雷雨”既表征着文本的主题,又作为戏剧的整体背景而与情节气氛相互呼应。在第一幕中,“雷雨”的意象便以



影影绰绰的气氛在戏剧文本中登场,周公馆的窗外“漆黑的天空中传来滚滚的闷雷声”“天气是燥热难堪的,雷雨就要来了”。在雷雨前夕的燥热空气中,每个人物内心的阴郁都在蠢蠢欲动,繁漪在为周萍的避而不见感到痛苦不堪,周萍因深陷无法逃离的情感泥淖而倍感烦躁,四风则为如何在母亲面前遮掩自己的秘密而感到忧心。意象所制造的叙事氛围使人物心底的挣扎和冲突得以显现,在文本中形成了“矛盾的群像”。而第二幕结尾处,“雷雨”的意象又再度出现,周公馆内诸人之间的冲突在以不可调和的形式逐渐激化。繁漪作为身处矛盾中心的主要人物,以“风暴即

将到来了”揭示了戏剧冲突正在不断向着高潮攀升,揭示了人物间岌岌可危的关系。而在第三幕中,“雷雨”意象的存在则更为明显,“恶相的云”和“森蓝的电光”开始频繁地在空中出现,此时戏剧中的全部人物均已出场。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亲缘关系和面相各异的矛盾纷争逐渐开始走向明晰。“雷雨”意象由远及近、从弱到强的动态变化过程,象征着人物之间矛盾的激化过程,为后文戏剧高潮的到来隐设了伏延的线索。而进入戏剧的终幕后,蛰伏已久的“雷雨”意象终于在文本中显形现身,“狂暴的雷声轰击着大地”“倾泻如注的大雨”势不可挡地席卷着人间,所有的

矛盾在狭小的空间中集中式爆发,终于使不可避免的悲剧为故事画上了终止的句点。人物之间密集的冲突在周公馆的室内上演,而外界蓄积着雷霆之势的“雷雨”却以一种“缺席的在场”而无所不至,如同一种神秘而无可抗拒的力量盘桓在文本的深处,操纵着人物的命运走向和因果报应,使戏剧蒙上了一层超验主义的浪漫色彩,以寓言化的形式揭示了人物形象悲剧性的成因。

“窗”的意象也不断地复现在《雷雨》的文本中,以多层次的隐喻意义揭示了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隐秘地诠释了戏剧人物形象的内在复杂性。“窗”作为联通外部开放空间与家庭封闭空间的枢纽,它的开启和关闭无疑具有深刻的隐喻性,以具体的空间形态表征了人物心理世界的暗流,成为塑造人物的精妙的叙事手段。周朴园选择永久地封闭周公馆的“窗”,不仅是为了表达对恋人侍萍永久的纪念,表露其内心深处未泯的人性,而且表征了他对外部掀起的新的思想变革的警惕和恐惧。封闭的“窗”象征着周朴园对传统封建家庭秩序的维护,生动地摹画出他“守旧者”的形象特征。而与之相对的,繁漪却因感到“热极了,闷极了”而急切地想要推开那扇被紧闭着的“窗”,让外界的新鲜空气得以进来,清除“屋子里的浊气”。开“窗”的愿望表征繁漪对自由和爱情的向往,使她心中因压抑而滋生的苦闷和孤独得以通过意象的形式敞露。然而,是否开“窗”的权利却牢牢地掌握在封建家长周朴园的手中,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这种无形的权威便为四凤等家里的仆从们所代为行使,以规劝的方式实施。对开“窗”权利的剥夺象征着繁漪不自由的悲惨处境,使人物的叛逆和狂热更容易获得读者的同情和理解。

文本中的意象不仅营造了整体性的叙事氛围,预示并推动着人物命运的走向,使人物的生命轨迹在密集的冲突中显形,而且象征着人物内在的心理面相,使人物形象的建构更深入和立体。意象同人物之间的契合

使曹禺的戏剧艺术抵达了浑融之境,以叙事形式和内容的契合实现了叙事效果的最大化。

◎ 细腻入微的心理建构

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思潮使曹禺将戏剧创作的重点落在对“人”的塑造上,他不仅赓续了传统现实主义,以具体的形貌或动作塑造人物的创作方法,而且以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敞开人物的内在心灵世界,使读者不仅能从表面刻画中建构其对人物的整体印象,而且能真切、深刻地感知他们内心的震颤和隐痛。曹禺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运用了心理建构的方法,通过致密的细节描写反映人物心理的流变过程,使其戏剧作品具有现代戏剧的表现主义特征。

曹禺以充满心理透视力的叙述将观照的视野深入封建家庭的内部,人物的冲突关系正是通过他们心理嬗变的轨迹加以表征的。从人物反常态、非理性的行为举止及其最终导致的悲剧结局中,都能寻觅到内在的心理驱动力,爱与恨交杂的情感漩涡具有强烈的冲击性。其中,周朴园和繁漪的心理建构无疑是最生动、细致的。曹禺将聚焦的镜头集中于处于矛盾漩涡中心的两人,通过他们内在肌理的细描折射出变革时代的整体景观。周朴园以典型的封建家长及资本家的形象在戏剧中登场,他的性情兼具封建家长的专制、残忍和资本家的贪婪、虚伪。然而,曹禺没有将其单一地塑造为“恶”的典型,而是从不同的心理趋向去开掘其作为“人”的完整性。周朴园抱着对待萍的怀念度过了30年,但当他以为业已死去的侍萍活生生地出现在他的面前时,周朴园却没有顺理成章地表现出惊喜或悔愧,而是在短暂的恍惚后如条件反射般地发出冷漠的逼问:“你来干什么?”人物内在心理流变的“乍暖还寒”无疑具有延宕的叙事效果,使读者因审美期待的落空而生发对人物本质的再思考。周朴园深情难忘的表层形象被瞬间击溃,而阶级思想在他的潜意识深处具有的庞大力

量却浮出地表,使他的伪善在理智与情感、利欲与情爱的激烈交锋中逐渐暴露。人物层次丰富的心理结构使曹禺颠覆了传统戏剧的人物塑造方式,使戏剧中的人物不再呈现扁平、单调的脸谱化特征,而是被注入了生命的活性,成为生动而具体的“个体的人”。

而曹禺对繁漪的心理建构无疑是最细致和错综的。她心中的“雷雨”从不断地蓄积到爆发经历了极为复杂的过程。这个“受过教育的旧式女人”具有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心理特征,是那个正处于蜕化期的五四时期的拟人化存在。纵观戏剧发展的脉络,繁漪的心理特质无疑是复杂的,她的心中“交织着最冷酷的爱和最温柔的恨”,充满了矛盾性的美感。面对周朴园的强横和周萍的始乱终弃,她的内心已蓄积了强烈的愤恨和怒火,如雷雨将至前密布的浓云,充满了颠覆性的反叛力量。“一股按捺不住的热情和力量在她的心里翻腾着”,这股逼人的情热使繁漪具有“雷雨”般的冲动和力量。她对自由和爱情的强烈渴望与五四时期要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同声共鸣,充满了狂飙突进的情感特质。然而,她的内心又具有软弱的一面,她对周朴园的反抗大都体现在言语顶撞的层面,在行动上还是不得不咽饮周朴园借仆人们的手送上的一碗碗苦药,隐性地接受周朴园对自己“有病”的指认和命名。当周萍因对四凤的爱情而决然地表明自己的决裂态度时,看似步步紧逼的繁漪逐步由强硬软化为“满面泪痕地颤声恳求”,甚至同意让周萍将四凤也留在身边共处。人物曲折的心理发展轨迹极具戏剧化的冲突力量,揭示了繁漪叛逆表象下的驯服本质。她狂飙突进、充满个性的呼声深处,依旧残存着传统伦理思想难以抹除的印痕,侧面地表露了封建制度对个体思想的毒害之深。心理建构的多重面向使繁漪的形象具有深层次的艺术魅力,使读者在对其进行多角度的透视的同时,自然地产生对她的同情以及对封建制度的批判。

人物心理层面的建构令曹禺的

戏剧创作摒弃了传统戏剧“脸谱化”地形塑人物的积弊,在形式技法的层面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创作带来了全面的革新,使人物的心理成为透视时代景观的镜像,在塑造人物的同时完成了对社会历史的侧面写实。

● 意味无穷的叙述语言

曹禺在《雷雨》中采取的叙述语言别有意味。戏剧作为以人物对话推动情节发展的文体形式,它的语言形式必然迥异于其他文体形式的叙述语言所具有的特征。曹禺有意地通过人物对话的延宕制造信息差,以戏剧人物的叙事话语中暗藏的机锋作为调节叙事节奏的“开关”,激化戏剧中的矛盾点,使情节发展跌宕起伏、波澜横生。

对话作为戏剧语言的基本形式,实则是戏剧中人物的双向交际活动。对话的双方通过交替发言的形式推动情节的发展,并将作家想要传递的信息送至读者的耳中。但戏剧作家常有意地制造些许信息错位,借此延宕话语信息的有效传递过程,造成读者审美过程的时延,并在特定的语境下衍生出意味深长的言外之意、话外之音。当侍萍终于得以见到周萍时,她的心情是欢喜中夹杂着悲切的。面对在不知情的状况下与亲生兄弟鲁大海相互视如仇寇甚至拳脚相向的周萍,她哭着诉发问:“你是萍……凭——凭什么打我的儿子?”第一个“萍”字是作为母亲的侍萍对失散多年的儿子难以遏制的呼唤,但她旋即意识到这并不是和周萍相认的恰切时机,更将会暴露自己苦苦隐藏的痛苦往事。于是侍萍转而以同音的“凭”进行替代性的过渡,并转而将话题引入别的矛盾中,以化解自己的失态造成的身份危机。曹禺有意在两者的过渡间留设了停顿符号,形成了前后信息的落差,使人物之间的对话出现了别有意味的延宕并以此制造悬念,令接受者们感受到高度的审美刺激。而后,面对周萍对自己身份的质疑与问询,侍萍再次忍不住吐露真言:“我是你的——你打的这个人的



妈。”前半句依然是真实信息的传递,却在对话的半途被有意识地截断,通过转换的形式制造了前后的信息差,将关键的话题再次引向了别处。创作主体对叙述话语有意识的调控使戏剧的节奏更加跌宕,在真相欲揭破而不被揭破的转折间,读者的审美注意力始终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对陡然转折的情节的发展也产生了更多的期待。同时,这种对话的转折生动地反映出侍萍对儿子周萍饱含思念的母爱。这股情感的洪流是如此的难以遏制,以至于她几欲将自己的身份挑明,却还是强行抑制自己沸腾的情感,以免打扰周萍安稳的人生。简洁、直接的对话将人物心理的复杂表现得淋漓尽致,使梅侍萍作为母亲的慈爱和隐忍以立体化的形式呈现给读者。

曹禺在叙述语言中还运用了大量的潜台词,以具有模糊性的话语传递人物的未尽之意,使戏剧达到文外重旨的艺术效果。《雷雨》中的鲁贵的叙述语言便带有这样模糊化的效果。即便他只是个处于剧作边缘的小人物,曹禺也注意以语言的异彩为他赋以艺术魅力。当他向亲生女儿四凤讨要钱财而遭到冷遇时,他将促狭的笑脸递到四凤的面前:“喂,我说,我说的是——(低声)他——不是也不断地塞给你钱花么?”语义符号指代的模糊流露出不可言说的意味,暗示着四凤,他已经知道她同周萍之

间的关系并如愿拿到了好处。而当他撞见了周萍和繁漪之间的纠葛后也不声张或者闪躲,反而凑到繁漪身前去迎接她的责问,顺势说出:“我倒是想着,可是我(低声)刚才瞧见了太太同大少爷说话,所以没敢惊动您。”鲁贵以模糊性的话语遮蔽了他所见的真相,却精确地暗示了自己捏住了繁漪的把柄并以此对其加以挟制。从人物具有潜在意义的模糊性话语中,读者可以看出鲁贵既不是传统戏剧中忠心侍主的义仆,也不是固化了的在资本家手下仗势作恶的刁奴形象。他以恭顺谄媚的表象遮掩自己精刮市侩的本质,是戏剧中极鲜明生动的丑角儿。曹禺并未对人物的外在形象加以赘述,然而意味深长的叙述语言却已经使每个人物的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 结语

在《雷雨》中,曹禺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艺术无疑充满现代主义特征,无论是小说中寓意丰富的意象,别有深意的叙述语言,还是作家对人物复杂的心理建构,都表露出曹禺对现代戏剧形式之优长的融入和吸收。复杂人物的生动形塑不仅表露了曹禺禀赋出众的戏剧创作才能,而且昭示着中国现代戏剧文体的成熟。